



欧洲观察

European Survey

2020年第5期·总第178期

- ◎ “疫情下的欧洲经济和中欧经济关系研讨会”综述
- ◎ “当前英国外交与中英关系”座谈会综述
- ◎ 智库报告编译：《打破中国的供应链：“五眼”怎样降低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 ◎ 学会举办“当前英国外交与中英关系”座谈会

Feature Topics

☞ **A Review of the Discussion Meeting on the European Economy and China-EU Economic Relations Under the Epidemic**

☞ **A Review of the Discussion Meeting on Current UK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UK Relations**

☞ **Thinktank Report Digest: Breaking the China Supply Chain**

☞ **SIES Holds a Discussion Meeting on Current UK Foreign Policy and China-UK Relations**

学术交流

“疫情下的欧洲经济和中欧经济关系研讨会”综述¹

2020年5月8日，适逢中欧建交45周年和《舒曼宣言》70周年之际，上海欧洲学会举办了“欧盟专业委员会成立暨疫情下的欧洲经济和中欧经济关系研讨会”。与会专家认为，遭受新冠病毒疫情重创的欧盟面临复苏经济的现实挑战以及财富再分配加剧、地区差距加大等更多深层次问题。中欧关系同样面临新的挑战，但通过主动作为，可以把握与创造更多提升双边关系的机遇。

欧洲经济复苏不用过分悲观，但潜在问题让人担忧

上海欧洲学会会长徐明棋研究员认为，多家国际组织展望今年世界经济将出现大幅度负增长，欧洲主要国家负增长更将达到7%左右，这是比较严峻的经济形势。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一方面是“封城锁国”等举措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冲击，另一方面则是预期带来的担忧，恐慌情绪对投资、贸易都带来严重影响。但目前来看，整体经济应该不会出现两到三年的长时间收缩。欧美在疫情达到高峰后已经开始启动各种“解封”政策。欧美经济复苏难度不小，但也不用过分悲观。

不过，现在还有两大让人担忧的问题。第一是欧美在危机后都采取了超历史的财政刺激政策，无限制的量化宽松会产生“道德风险”和金融泡沫，进而导致财富的再分配效应，这些对经济长期健康发展都不利。在此背景下，欧美国家的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会进一步滋长，将矛头转向海外。第二是全球治理机制失灵，在抗击疫情和推动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作用不彰。全球治理陷入困境，相互指责和对抗更加严重，这对世界经济发展不利。

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会长丁纯教授指出疫情对欧洲经济造成了重大影响。第一季度欧元区经济负增长3.8%，欧盟经济负增长3.5%，据预测第二季度欧盟的负增长会在5%-12%，全年负增长会在7.4%。从宏观来看，财政赤字将会达到7%，累计公共债务将会上升100%。从微观来看，娱乐业、酒店业、旅游业以及航空业将会受到最大冲击，相关汽车支柱产业也会受到不小冲击。在此情况下，欧盟成员国采取了多种举措维护经济活动和社会民生。不过，“新冠债券”发行的层层阻力再次暴露了欧盟内部的道德风险、南北差距、统一财政的分歧等问题。欧洲各国短期面临着复工复产和防疫的权衡问题，长期则是公共债务迅速上升以及相关产业链的问题。随着经济问题凸显，南北差异扩大，区域性差异加剧，欧盟地缘政治委员会将会采取哪些措施进行应对值得进一步关注。

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伍贻康教授认为借助疫情危机，欧盟如能趁势加强团结、深化内部结构机制改革，在尊重成员国主权基础上进一步推进欧盟一体化进程，抓准方向，在共识基础上使一体化向前推进，是有可能的。欧盟历史证明，一体化往往是在危机中向前推进。

¹ 本文原载：沈钦韩：智库观点 | 疫情下的欧洲经济与中欧关系，文汇网（whb.cn），2020年5月14日，<http://www.whb.cn/zhuzhan/huanqiu/20200514/347415.html>

上海社科院助理研究员、上海欧洲学会欧盟专业委员会主任助理姜云飞博士认为新冠疫情一方面放大了美欧之间的经济矛盾，如疫情期间的医疗物资争夺、禁止向对方出口医疗物资、争夺疫苗开发的技术公司等。另一方面，随着疫情的逐渐缓解，美欧之间的贸易谈判将再次回到政府的优先事项中。5月5日，美英贸易谈判已经率先恢复启动。不过，美欧经贸关系中仍然存在农产品补贴、汽车关税等诸多分歧。这些问题并未因疫情降低协商与解决难度，一些问题的难度更是有所上升。

疫情危机蕴含中欧发展潜力，应该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济联系

华东理工大学欧洲研究所所长、上海欧洲学会欧盟专业委员会主任杨逢珉教授认为中欧贸易中的困难能否解决，要看全球供应链是否会发生大的变化。第一，受疫情冲击，欧洲不少国家加强了对进口的管控，采用了严格的检验检疫措施，同时试图将更多的工作机会留给本国人员，以维持就业的稳定。第二，日韩是我国对欧出口产品的零部件供应国，日韩经济复苏与否影响我国对欧出口。所以，需要减轻欧盟成员国受疫情的冲击，尽可能帮助欧盟。我们还应该稳定跨国公司在华企业的生产，帮助其克服复工之初所面临的问题，同时进一步大幅度改善营商环境，使外资感受到中国市场的强大发展潜力。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中东欧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欧洲学会副秘书长尚宇红教授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的蔓延对中国和中东欧国家的正常合作交流产生了不利影响。受此影响2020年中国-中东欧国家关系中最为重要的17+1合作机制领导人峰会未能如期进行，在宁波召开的每年一度的中东欧进口商品博览同样推迟。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受疫情影响出现不可避免的下降，而且主要是中国对中东欧国家出口的下降，但也包含了增进双边在彼此市场中的市场份额机会。在国际贸易普遍下降的疫情时期，中国-中东欧国家双边贸易相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对市场份额还会有所提高，特别是在中东欧国家日渐形成的进口中国出口欧洲的贸易网络中，其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性将会进一步得到强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助理、上海欧洲学会欧盟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张海冰研究员认为新冠疫情对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的影响深刻复杂，也对城市发展治理带来挑战。我们应该在此背景下看上海未来的发展，思考如何加强与欧洲国家的经济联系，更好借鉴欧洲城市的经验，丰富上海城市的发展底蕴，实现多元、弹性、包容和可持续的城市发展。比如，芬兰疫情之下其医疗物资的相对充分储备显示了优势，其医疗保障的水平和平等性值得学习和借鉴。上海自贸区引进的上海阿特蒙医院也为开展中德医疗合作探索了一个新的途径。总的来说，未来上海发展的创新需求上升，欧洲城市的多元创新经验值得关注；未来上海城市发展的安全需求上升，欧洲城市的前沿治理经验值得学习；未来城市的综合治理能力需求上升，欧洲先行的城市经济生态治理经验值得借鉴。

“当前英国外交与中英关系”座谈会综述

2020年6月10日，上海欧洲学会举办“当前英国外交与中英关系”座谈会。曹子衡、陈琦、姜云飞、龙静、伍贻康、忻华、杨海峰、叶江、朱联璧、祝轶晨等参加会议。

一、贸易逆差可能恶化、经济民族主义思潮抬头

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研究所姜云飞博士指出，英国同主要经济体之间的经济联系显著。英国自脱欧公投后由于英镑的贬值而吸引了大量投资，据2019年安永发布的报告，英国于2018年成为最具有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2019年英国科技领域吸引的风险投资总额仅次于美国和中国。金融科技、人工智能、深科技以及清洁能源是英国表现最好的行业。不过，尽管英国拥有具有竞争力的服务业，但其国际贸易已经连续20年处于逆差状态。新冠疫情冲击下，各国国际贸易都受到强烈冲击，英国的逆差状态可能进一步恶化。

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忻华副教授认为当前英国国内出现了一股“经济民族主义”思潮。英国战略研究界感到英国对欧洲单一市场不能再抱有幻想，需要更多地发展本土市场和开拓亚太等全球其他地区的市场，这样的观点与“摆脱对中国的产业链依赖”的呼声结合在一起，就形成了当前的“经济民族主义”思潮。其次，英国一些人认为当前大国权力斗争的地缘政治正在回归国际舞台，中美战略对抗已成为塑造世界格局的重要现象，认为英国需要借重“英美特殊关系”。再次，英国仍然希望自己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的作用。有人提出，英国凭着“英美特殊关系”，可以在美欧之间进行斡旋，借此提升英国在欧洲地区事务中的位置，使美国、欧洲和德国都重视英国。

二、走向21世纪的“三环外交”

上海欧洲学会前会长伍贻康研究员回顾了英国的外交历史，认为当前英国的自我定位和其客观地位存在差距，存在自不量力或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情况。英国加入欧盟一波三折，加入后难以成为操盘手和轴心，其脱欧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如果英国无协议脱欧，其经济和国际地位必将大为下降。英国的全球英国战略从某种角度又回到了“三环外交”，中、俄在其中的地位没有很突出。

复旦大学历史系朱联璧副教授指出，英国保守党政府近期支持率下滑显著。从英国2015年大选以来，保守党政府长期处于“竞选状态”，主攻舆论宣传，而缺乏治理对策，以至于面对脱欧、抗疫与对华关系等问题时宣传先行，行动滞后，导致疫情爆发后民意支持率波动剧烈英国放弃欧盟，难免需要回到英国加入欧共体之前的外交策略上，即全方位加强和前英帝国控制地区的联系，如加强和美国各方面的联系，加强和英联邦国家和地区之间的联系，可以将之解读为21世纪的“三环外交”。

三、“全球英国”战略需要中国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叶江研究员指出，做出脱欧决定后的英国提出了“全球英国”的战略定位，必然要把中英关系放在一个重要的地位，中英不太可能脱钩。中英互有所需，双边关系的改善与发展需要找到抓手。从商务部发布的贸易数据看，2019年的中英贸易额接近700亿英镑，比欧英、美英的贸易额少，但远超日英的3百多亿英镑。另外，2019年对华投资国中英国排第2位。这些都说明中英具有较为紧密的经贸关系。不过，也有一些对中英关系不利的因素，比如英国社会和舆论对华不是很友好，英美特殊关系以及相关的联盟关系等。

上海外国语大学英语学院陈琦副教授认为，脱欧后的英国与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在对外战略、对华战略目标上存在显著差异。英国作为中等强国，有其自身的国家利益，在对华关

系的定位上与美国存在重大区别。英国将中国视为实现脱欧后“全球英国”战略的重要一环，经济贸易重要的增长点。中英关系发展平稳，甚至有助于撬动中欧、中美关系的转圜。然而，今年三月以来，随着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英失控，英政府防疫措施备受国内批评的情况下，英国方面开始出现“调整”中英关系、“降低对华产业链依赖”等所谓“反思”的声音。在过去的两个月内，英国反华人士表现活跃，由以往零星的发声演变成团队化并试图夺取政府对华政策制定主导权。可以说，中英关系目前面临着挑战，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但是明显的事实是，“全球英国”战略要最终落地，积极的中英关系必不可少，一个稳定的中英关系符合中英两国人民的利益。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欧洲研究中心副主任龙静博士认为新冠疫情严重干扰了英国的外交议程。首先，英国与世界上其他经济体开展谈判的进程因疫情受阻。英国将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作为经济外交的首要任务之一。英国希望能够开展自贸协定谈判的主要经济体包括美国、中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但美国严重的疫情发展导致谈判延期。英国希望通过与其他经济体达成协议来施压欧盟的路径也难以奏效。其次，疫情导致贸易保护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势头更加强劲，国际合作陷入困境，不利于英国“拥抱全球化”战略的推进。再次，英国内部在对华态度方面出现了重新评估、再做定位、急需调整的呼声，对约翰逊政府既往的对华政策构成了巨大的压力。英国“后疫情时代”对华政策尚处于举棋不定的观望中。

智库报告编译

打破中国的供应链：“五眼”怎样降低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摘要

报告回顾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认为西方国家对华政策是失败的，这种观点和美国5月20日发布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战略方针》不谋而合。报告中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在向外扩张并输出与西方不同的价值观，特别提出了中国“一带一路”项目，“2025中国制造计划”与“2035中国标准计划”。报告中认为现阶段中国同西方国家的关系已经是战略竞争关系，而且有着完全不同的价值观，中国的价值观正在威胁着西方国家。

“五眼”联盟国家如何与中国“脱钩”？

此次的新冠疫情已经警醒了“五眼”联盟以及日本、韩国等其他国家，而这些国家都曾经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经济的迅猛崛起。但是，要想在经济上与中国“脱钩”，一方面在政治上是困难的，另一方面至少从短期到中期来看也有高昂代价，例如有可能重塑世界贸易组织及其成员的作用。“五眼”联盟非常依赖中国的出口商品，这已经导致其无法完成整个战略性领域内的自给自足，甚至包括支持现有的关键性基础设施。因此，这些国家的注意力应该放在中国尚未占据主导地位的前沿技术上，而非与中国现有成熟商品上的竞争。虽然这并不意味着五国应忽视支持其关键性基础设施的战略性产业，但他们更应大力发展工业和技术基础。在“未来九大”（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九大战略性产业）保持自主性——这对五国长期的成功和繁荣至关重要。但是，五国在采取明确行动前，应充分了解其对中国经济的依赖程度。在这个方面，各国应该：

第一，通过执行相关法规，对国家、公司层面进行审计并公布相关结果，以确定在哪些领域对中国的原材料、配件以及复合供应链上存在过度依赖。

第二，对战略性产业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审查，以优先确定并确保这些产业不再过度依赖中国。

第三，回顾双边投资条约和自由贸易协定，以评估如何控制过度战略依赖中国所带来的风险。

第四，回顾现有贸易伙伴关系，以确定加强合作的方法以减少对中国的战略依赖。

除此之外，五国还可采取三种形式的“脱钩”，以加强对战略性产业的自主性，主要包括：“消极脱钩”，“积极脱钩”与“合作脱钩”。这些形式的“脱钩”不是相互独立的，它们也可用来在经济上胁迫或遏制中国。

消极脱钩：在战略产业方面限制中国

“自由贸易之父”亚当·斯密曾说过：在军事装备上过度依赖邻国，对一个国家来说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过度依赖国外供应终将失去自保能力。他在书中写道：对于一个王国而言，应当尽可能减少对于邻国在国防生产上的依赖，如果无法在国内维持这种状态，那么对其他产业进行征税以获得支持就是合理的。当他在写这篇文章时，战争所涉及的主要局限于铁铸造厂、纺织厂、军械库和造船厂。以英国为例，皇家海军通过自主建造军舰，既保护了海上交通线同时又防备了欧洲大陆列强入侵不列颠岛与殖民领地。当今世界形势更为复杂，这就再一次验证了他对自主意识高于被动防御的认识。现在保卫王国的范围已经扩大到了包括关键的基础设施，尤其是指那些能为国家在第四工业革命的新兴经济领域中率先崛起而提供技术和工业的基础。

此外，中国和俄罗斯等国也已经验证了克劳塞维茨的格言——战争是政策的一种延续，外加一些手段。从某种意义上说，现今的和平与战争已经开始相互重叠。因此，亚当·斯密时代所谓的“防御”的范畴现在正在逐步扩大。用英国国防参谋长尼古拉斯·卡特的话来说：“如今在这个灰色地带构成武器的东西不再‘砰砰’作响。能源、金钱（包括贿赂、腐败的商业行为）、网络攻击、暗杀、假新闻、宣传、军事恐吓都是这个持续竞争的时代用来获取优势的武器。”换言之，在当今大国间不断竞争的时代，方法与领域间的冲突正在成倍扩大。中国已在军事、政治、经济和文化等领域展开竞争。目前，支撑五国在关键基础设施和技术领域处于领导地位的战略产业正在受到中国的全面影响，而这一情况必须得到限制。“消极脱钩”如果获得五国全部认可，将会包括以下三点：

第一，通过立法，建立相关机制来限制中国实体对战略性产业实施资本掠夺、控制以及榨取技术、知识产权的行为。

第二，扩大权利，对参与不公平贸易竞争的中国企业加大惩罚力度。“五眼”联盟中其他四国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

第三，在国家层面逐步完善立法，以减少对中国进口的依赖性，尤其是那些会破坏战略产业自主权的商品。

积极脱钩：建立一个国家框架，以鼓励战略性产业蓬勃发展

自由贸易准则表明，在大多数情况下，保护本国产业以免遭外来资本的竞争在经济上是不利的。因为努力保护本国低效的产业不受外国竞争的影响，往往会导致这些产业变得越来越低效和过时。在此过程中，国内的商品价格会不断上升，从而损害了经济。但是，允许对手在产品上取得支配权，显然也是有害的，特别是对于战略性商品而言。正因如此，亚当·斯密对在国防上过度依赖邻国提出警告的同时，认为保护某些特定产业也是无可厚非的，正

如他所说：当某些产业对于一个国家的“防御”不可或缺时，对国外同产业进行打压以鼓励国内的发展，从总体上是有益的。

近几十年来，五国未能制定出有效的战略促进本国产业和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发展。高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中国现拥有大量的高铁在投入运营，并且在建项目的数量几乎等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总和。按人口计算，每公里高铁的人口占有量，中国为 40672 人，美国为 450344 人，英国为 600761 人，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根本没有高铁。

五国可以执行“积极脱钩”战略，如发展国家产业和基础设施战略来促进有利于新一代产业（未来九大产业）的市场条件，或甚至恢复那些已被中国占有的产业领域。五国成员应该做到：

第一，通过一项国家经济战略，以确保安全获取满足战略性产业需求所需的商品，包括振兴或调整国内生产能力。

第二，制定一项国家基础设施战略以减少对中国市场的依赖性，以增强以下方面的自主权：电子通讯、运输以及其他关键国家基础设施；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科目上的本国能力；对支持和恢复战略性产业（特别是未来九大产业）处于技术领先地位的研究和发展，提供尽可能的资金和其他手段的支持。

“合作脱钩”，加强五国及其他国际伙伴之间合作

除了采取消极与积极的措施，五国还可以通过扩大相互间经济合作、与其他国家供应链多元化来实现与中国脱钩。在早些年的经济和商业协定中，如因地理因素而组织在一起的伙伴条约，如今五国的某些国家身在其中却感到不自在。鉴于情报共享、军事互操作性和历史联系的基础，五国可以明智地将相互合作扩展到更广泛的领域，如财政和经济文化等。“五眼”联盟已经成为了一个分享对于如何理解关键基础设施含义的论坛。进一步扩大这种合作可以创建一个经济和监管的新核心，这样其他志同道合的合作伙伴都会依附于这个核心。英美的几个主要城市已经起到了全球经济系统的枢纽作用。更广泛的经济合作会产生全球效应。因此，为了追求合作脱钩的目标，五国可在以下方面着手：

第一，确定盟国和结盟国家是否能够提供目前五国从中国进口商品的能力；

第二，将合作扩大到“五眼”联盟之外的国家，争取覆盖全领域，以减少战略性产业对中国的依赖；

第三，成立一个工作组，研究建立新的自由贸易协定；

第四，成立一个工作组，以确定用于规范第四次工业革命战略产业和未来九大产业全球标准的管控手段；

第五，同意一项共同计划，来限制中国企业对其包括战略产业内的注册公司的投资；

第六，将合作范围扩大到五国之外，包括印度，日本，韩国，台湾，智利，印度，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印度太平洋合作伙伴，以使供应链多样化并分散中国作为全球产业中心的地位；

第七，与有共同利益和诉求的多边实体建立联系，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东南联盟，亚洲国家，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和欧洲国家等。

在健全的民主制度和自由经济的支持下，五国一直走在全球发展的前列。他们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合作。

作者：James Rogers, DR Andrew Foxall, Matthew Henderson, Sam Armstrong

发布时间：2020 年 4 月

资料来源:

<https://henryjacksonsociety.org/wp-content/uploads/2020/05/Breaking-the-China-Chain.pdf>

智库来源: 英国智库 HJS (HENRY JACKSON SOCIETY)

简讯

* 2020年6月10日下午, 学会举办“当前英国外交与中英关系”座谈会。曹子衡、陈琦、姜云飞、龙静、伍贻康、忻华、杨海峰、叶江、朱联璧、祝轶晨等参加会议。

欧洲观察

2020 年第 5 期 总第 178 期

《欧洲观察》是上海欧洲学会的内部交流刊物，主要报道学会活动情况、刊发会员研究成果、编发欧洲政治经济动态。

上海欧洲学会是由上海各高校、研究机构从事欧洲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组成的学术团体，旨在开展欧盟一体化及欧洲国家政治、经济、外交、社会等问题的学术研究和对外交流。

主办：上海欧洲学会

协办：上海外国语大学欧盟研究中心

编辑：《欧洲观察》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威海路 233 号 803 室

邮编：200041

电话：0086-21-63339207

电子邮件：mail@sies-cn.org

网址：www.sies-cn.org

European Survey

No. 5, June 2020

European Survey is an internal communication journal of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SIES), of which contents include SIES news, European news and research papers etc.

SIES is an academic society consists of experts and scholars who devote to research and fostering debate on politics, economy, society and other relevant issues in Europe and promoting academic exchange with European institutions.

Organizer: Shanghai Institute for European Studies

Editor: Editorial office of *European Survey*

Co-organizer: Center for European Union Studies at Shanghai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Address: Room 803, No. 233 Weihai Road, Shanghai, China

Post code: 200041

Tel: 0086-21-63339207

Email: mail@sies-cn.org

Website: www.sies-cn.org

2020 年 6 月 30 日印发